

国际

被撕裂的乌克兰：一种国内政治 与国际关系的互动视角*

姜毅 文龙杰

【提要】2013年末开始的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又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变。这场危机既是乌克兰内部深重矛盾和社会分裂的结果，也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激烈的地缘政治较量。这场各方均有责任、没有赢家的危机可能使东部欧洲出现新的对立态势，又对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提出新的课题。

【关键词】国际关系 乌克兰 俄罗斯 西方

【中图分类号】D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5-0138-07

自1992年独立至今，乌克兰22年间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进程：它经历了四位总统（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两场“革命”（2004年和2014年），两部宪法（1996年和2004年），三次宪政体制的改变——从总统议会制（1996年）到议会总统制（2006年），到总统议会制（2010年），再到2014年的议会总统制；一位总统被暗算中毒（尤先科），一位总理被审判入狱（季莫申科），一位总统虽因贿选引发“橙色革命”又在以后赢得选举、却在任上仓皇出逃而被解职（亚努科维奇）。

从2013年11月开始，乌克兰政局成为世界新焦点，似乎是十年前那场街头革命的再度上演。事态发展之快、局势变化之“戏剧性”，不仅外界始料未及，所有当事者也未必估计得到。

但22年来，乌克兰经济发展一直不如许多同期转型的独联体国家，更远远落后于已经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2012年波兰和乌克兰联合举办欧洲足球锦标赛，却成了展示两个国家变革成果的窗口：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20年几乎翻了一倍，而乌克兰还停留在苏联解体时的水平。

表1 近十年乌克兰GDP(2003年~2013年)

年份	GDP(十亿美元)	增速(%)
2003	74.82	9.4
2004	83.88	12.1
2005	86.14	2.7
2006	92.43	7.3
2007	99.73	7.9
2008	101.83	2.1

乌克兰政局多年来走马灯似地变化导致国家经济发展乏善可陈。虽然拥有优越的条件，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立项课题“2000年以来俄罗斯与欧盟关系”(项目编号12JJD810003)阶段性成果。

续表

年份	GDP (十亿美元)	增速 (%)
2009	86.76	-14.8
2010	90.4	4.2
2011	94.98	5.07
2012	97.35	2.5
2013	97.45	0.1

数据来源: Real Historic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nd Growth Rates of GDP for Baseline Countries/Regions (in billions of 2005 dollars) 1969—2013, <http://www.ers.usda.gov/data/files/...Data/.../HistoricalRealGDPValues.xls>.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对乌克兰经济形成了严重冲击,使其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重灾区。根据2012年世界银行投资环境排名,乌克兰在1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7位。2013年年底,乌克兰国内的外资吸引力更是跌至五年来的最低谷。^①

导致乌克兰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还是许多转型国家共同面临的“老大难”问题:权力与资本的关系。

乌克兰这类转型国家对旧体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划分组合。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权力为各政治团体努力在构筑新社会进程中实现自己的意愿、试图在新社会中占据最优位置提供了机会;政治权力保证和帮助参与瓜分财产的群体的社会及法律地位,使他们有可能在这场斗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使他们有可能以各种手段保护和扩大自己所得。

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使各种团体有可能利用多元化,在这场格外激烈的抢夺资源的斗争中为自己攫取好处,并以所谓民主程序阻止那些有损于自己利益的政策、法律的通过或实施。这使乌克兰在转型中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权力和资本裹挟在一起,形成利益集团、垄断行业;二是政治斗争成为国家生活的首要内容。

多年来,库奇马、亚努科维奇、季莫申科等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权夺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不同利益集团、拥有各自政治基础的顿涅茨克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基辅集团为获取更多经济资源而进行的权力斗争。各

大财团、金融寡头也纷纷介入政治活动,控制大众传媒,他们或亲自出马、或通过代理人,在政府和议会中形成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商阶层。官商互相利用、官商联姻操纵和影响着一切重要问题的解决。

动荡的政坛、激烈的党派斗争、反复折腾的宪政制度,无不反映出在独立22年后,政治斗争仍然是乌克兰国家生活的中心,国家不仅难以形成统一的经济方针,而且经济往往成为政治的“人质”,经济与其说是按其自身规律运行的,不如说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苏联时期形成的国有企业(主要是垄断行业),虽然实行了股份制、私有化改革,但由于有实力参与其中的财团、国营公司与政府权势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貌似转变了所有制的企业实际上没有真正进入市场,国家政权仍然在支持、帮助其对行业、投资等方面的垄断。企业这个经济活动的主体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与市场的关系。由于垄断成为最简便的获取资源的途径,它们不是参与市场,而是防范市场。

权力与资本勾结、交易的直接恶果就是腐败。亚努科维奇承认,“因为腐败,乌克兰每年财政收入损失约25亿美元。”“在政府采购领域,官员通过贪腐将国家预算中的10%~15%收入自己囊中。”^②尽管寡头政治导致的经济难振、贪腐盛行早为社会广泛诟病,历届政府也信誓旦旦要惩治腐败,并建立了相应的法规和监管机制,但在权力决定资源的运行制度下,反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竞选的口号,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根据透明国际2012年腐败指数统计,乌克兰得26分,在176个国家中排名第144位。^③

① 程喆:《乌克兰向左 or 向右走》,中国财经网2014年2月28日, <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40228/2222608.shtml>.

②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писал пакет антикоррупционных законов, 8 июня 2011 г., <http://rus.newsru.ua/arch/ukraine/08jun2011/yanookoveech.html>.

③ 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在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位列144位》,2013年12月4日,转引自中国驻乌克兰经商参赞处: <http://ua.mofcom.gov.cn/article/jmxxw/201312/20131200412444.shtml>.

2013年乌克兰与欧盟就联合国协定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先改革还是先援助上,其核心就是打破还是维持寡头集团掌控国家的既有体制。尽管政府后来解释不能签约的原因是欧盟未能在关键时刻进行援助,但它难以明说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欧盟给出的政治和经济治理“药方”,不仅会使亚努科维奇失去赢得下一次选举的机会,更剥夺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寻租”、垄断经济资源的权力。

2004年那场“颜色革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反映出民众期望变革的诉求。可惜,此后的两届总统依然继续党争、权贵集团分赃的老路,依然没有实施提升经济、改善民生和实现社会公正的有效政策。在国际金融危机重压之下,多年累积的各种矛盾必然要寻找爆发点。乌欧协定事件就成为引发政局动荡的导火索。与欧盟签署联合国协定,对国内既有体制进行改革是民众的共同期望。但是亚努科维奇打破了民众的这一期望,从而将从左到右的各类反对派聚合在了一起。

显然,内部矛盾是导致乌克兰这场危机的关键,也比2004年那次揭示了更加深刻的问题。尽管3月22日前倒亚的亲欧广场运动与此后多地兴起的分离活动性质不同、幕后推手各异,但还是可以搜寻到某种共性,即乌克兰现在最大的矛盾与其说是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见对立,不如说是民众与国家政权(无论其何种色彩、何种政策偏好)之间的对立,是民众与寡头、精英之间的政治对立,是民众对政党和国家权力部门的彻底失望,对带着各色面具的政治人物失去了信任,对各种政治承诺失去了耐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危机已经不是简单的2004年那场政治集团间橙蓝斗争的重复,也不完全是对外选择上向东或向西的分歧,而是凸显了乌克兰社会日益深刻的政治分裂,这种分裂已经从精英政治集团内部利益纠葛外溢为民众与政权之间的、地区之间和族际之间的社会性的普遍对立与不信任,陷入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困局。

当然,政权无能与“肮脏”并不等于造反派“高尚”和“圣洁”。事实上,2013年11月

开始的反亚努科维奇广场运动具有典型的“暴民政治”特点,充斥着暴力和违法行动。参加和操纵这场运动五花八门的政治力量,从左派到极右、从民主派到极端民族主义、从体制内反对党到院外小党派和社会团体、从首都居民到各地草根,既无组织又无领袖,能把几十万民众粘合在一起的只有街头政治的“铁律”——民粹式的极端情绪宣泄,投机性、煽动性的哗众取宠、拒绝妥协。“右区”^①类的极端势力、甚至包括某些法西斯组织在这场混乱中以打砸烧等暴力行径起到动员力量、维持运动不衰退的作用。而极端势力的趁势而起,以及倒亚之后临时政府继续与之紧密合作、抛出取消俄语国语地位的法案等等,又加剧了东部亲俄居民的恐慌,激发起新的族群对立、国家分裂。

二

以2014年3月18日俄罗斯宣布把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版图为节点,乌克兰危机性质开始发生改变,主角也悄然转换。如果说乌克兰危机这把火是由内部矛盾点燃的,那么西部之欧美与东部之俄罗斯添柴加油,则不仅让烈焰熊熊燃烧数月,更使一场内部斗争演变为外部对立,演化为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利益冲突。

经过几次吸纳东欧国家,欧盟认为,进一步推广欧洲治理模式是实现更大范围稳定和繁荣的关键。2009年5月欧盟正式启动了“东部伙伴”计划,将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六个前苏联地区国家作为推广所谓“欧洲经验”的对象。由于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条件,担负欧俄能源合作通道作用,以及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乌克兰又被欧盟视为“东部伙伴计划”的核心,是改造其他国家的榜样。

按照欧盟的表述,“东部伙伴计划”并非进

^① 由数个极右小团体合并而成的乌克兰法西斯组织,成员主要是青年。该组织主张所谓乌克兰民族的“纯洁性”,既反对俄罗斯,也不认可靠近西方。

一步扩大的前奏，与上述国家的紧密关系并不以入盟为前提，也不设时间表。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政治、司法、文化和经济的现代化改造，并努力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其重点不在这些国家是“谁的”，而是“什么样的”。然而，正如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DGAP)所说，这种地区建构是按与俄罗斯竞争的逻辑进行的。^①

俄罗斯很快就意识到“东部伙伴计划”可能造成的后果。显然，随着上述国家按欧盟标准进行改造，与西方发展紧密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合作，并与欧盟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这些国家将被纳入西方掌控之下。俄罗斯对独联体影响力则“静悄悄”地“化于无形”。这不仅进一步加剧独联体“碎片化”的趋势，还将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形成新的“隔离带”。

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民族意识愈发高涨。从俄罗斯的“阴影”走出来是它们独立建国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能否真正成为独立国家的关键。如果说当初的民族主义是对苏维埃联合国家的反动，那么它同样可以被利用来针对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一体化结构。

22年来，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关系这个外交问题变成了乌克兰内部政治斗争问题，“独立”与“去俄”往往成为各种力量进行权力争夺时炒作的主题。即使从要在与俄博弈中更有底气和分量这种现实主义角度出发，乌克兰政治精英们也倾向于背靠欧洲这颗大树。同时，由于与欧洲交往增多，自由民主价值观、强烈的政治参与感与迫切的富裕生活预期混合成了乌克兰的“欧洲认同”，且社会基础越来越浓厚。如此一来，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无论谁与莫斯科达成什么协议都很容易被指责为“卖国”，无论哪一个政治家首先要表白的是自己并非“亲俄派”。事实上，正是被认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不仅继续了与欧盟关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而且在2012年就草签了以建立乌欧自由贸易区为方向的协定。

其实，乌克兰很清楚，向东与向西是个两难困局。一方面，与俄罗斯联系是维系乌克兰生存的脐带。突然割裂与俄罗斯传统的经济联

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跟着俄罗斯走，不仅主权受到限制、削弱，而且难以融入欧洲。为了跳出两难，基辅方面希望“两面下注”，按照亚努科维奇的设想就是，同时加入欧盟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②然而，欧盟还在2012年就明确态度，乌克兰不能同时加入欧盟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俄罗斯也表示，乌克兰不可能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面对急于扩大地盘的两大力量互不相让，乌克兰试图“左右逢源”的理想变成了“左右为难”的二选一。

多年来，为将乌克兰拉入自己怀抱，俄罗斯频繁使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2013年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强调，若继续和欧盟签约，乌克兰传统产业将遭受巨大冲击，经济将进一步滑坡，并以质检、海关程序为由，限制乌克兰产品进口。另一方面保证，如果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能源价格将继续享受30%的优惠，且愿砸150亿美元帮助解决财政危机。同时，俄罗斯早就明确了可能把乌克兰民族问题提上议程的态度，宣称乌克兰需要首先关注自己的领土完整。普京在2008年北约会议上对此毫不掩饰：“乌克兰算不上是国家！乌克兰是什么？它一部分领土属于东欧，而另一部分——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我们赠予的！”^③

2013年11月危机爆发后，欧盟同样自负地堵上了妥协的大门，完全拒绝了普京提出的举行俄欧盟乌三方谈判以寻找出路建议。

如果说极端主义是乌克兰广场运动中重要的“生力军”，那么在同时开始的西方—乌克兰—俄罗斯三方角力中，态度极端化同样是“主旋律”。

虽然俄罗斯提供的巨额贷款等经济措施对

① Andrey Makarychev, *Russia—EU: Competing Logics of Region Building*, DGAPanalyse 1, March 2012 (pdf), p. 1, 7.

② 《乌克兰或同时成为关税同盟观察国及欧盟准成员国》，俄新网2013年12月19日。http://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cis/20131219/43939741-print.html.

③ Путин не считает Украин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Коммерсантъ》07 Апреля 2008, http://korrespondent.net/ukraine/politics/426945-istochnik-putin-ne-schitaet-ukrainu-gosudarstvom.

于濒临崩溃的乌克兰经济是雪中送炭，但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来说则是“强加的恩惠”，俄罗斯的援助非但没有赢得民众的感激，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反俄情绪，广场运动中反亚努科维奇、反政府的背后带有明显的反俄成分。极端民族主义者也确实担当起了抗议民众中的急先锋，反对派联盟中的自由党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代表。

而把西方和反对派联系在一起也未必是民主、自由，而是反俄。俄罗斯对待乌欧协定的态度，以及建立欧亚联盟的雄心，让西方对“俄罗斯帝国”复兴充满了担忧。它们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在防止俄罗斯重塑“帝国”方面“自动”地达成了共识。在危机过程中不仅许多西方政要到基辅为反对派站台、向亚努科维奇政府施压，而且启用了冷战年代暗战的各种手段，包括支持和纵容极端势力的暴力活动。

乌克兰出现的反俄民族主义让俄罗斯感到恐慌、绝望，而西方又和这种运动搞在一起，更让乌克兰愤怒。武力切割克里米亚、以及策动东部亲俄势力就成了乌克兰的“绝地反击”。

一个撕裂了的社会在撕裂了的两大力量拉扯下，还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三

乌克兰危机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安全和地区结构安排上的根本矛盾。俄罗斯与西方斗争的重点也从俄罗斯“民主倒退”问题转移到地缘政治和传统安全问题的争斗上。双方的关系必然跌入冷战结束后新的低谷，“俄罗斯问题”可能再次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点话题。

需要指出的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和美国的利益关切度有很大不同。乌克兰只是美国遏制俄罗斯的一枚棋子，并非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华盛顿在此进或退、软或硬都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而乌克兰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基本地缘安全、关系到其对整个独联体地区主导权，既难以后退半步，又缺少政策弹性余地。

按照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军在欧

洲部署也将随之进行调整，驻欧军队总数将从冷战时的35万减少至6万至7万。本来这种变化就遭致欧洲一些国家批评，担心会削弱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乌克兰危机后，为了强化对俄罗斯遏制、减少战略重心调整对跨大西洋传统关系的冲击，特别是促使欧洲国家与美国政策协调一致，美国虽不会对原定军事计划做大调整，但还是会做一些“修补”。

——虽然自1999年起北约就向东扩展，但美国等北约“老盟国”并未在东欧诸国长期部署作战部队。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北约先后向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调派战机和地面部队。这些军队规模虽很小，但其传达的信号值得关注，即北约是否会抛弃此前对俄罗斯的承诺，在东欧长期驻军。^①

——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搁置了格鲁吉亚等国与北约合作的计划，即使在俄格八月冲突后也未改变这种态度。然而，今年3月后有消息指出，北约可能在9月的威尔士峰会上考虑让格鲁吉亚参加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②这将意味着格鲁吉亚距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只有一步之遥。

——冷战结束后，北约在扩员、提出所谓全球干预战略的同时，更倾向将传统的军事功能转变为政治—军事性质，侧重于预防性外交、构建地区结构和应对功能性问题。面对俄罗斯强势反击，西方国家重新感觉到传统的军事安全压力，加强所谓的集体防御能力再次成为北约关注的议题。

如果上述北约政策调整果然落实，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角力中安全防范和军事对峙的成分将增加。

通过兼并克里米亚，并资助乌克兰东部分

^① 1997年3月，北约与俄罗斯签署双边关系基础文件。为照顾俄方的安全担忧，北约表示“不打算、没理由、无计划”在新成员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和向新成员国派驻作战部队。参见高华：《透视新北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页。

^② 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Membership Action Plan）是加入北约重要一步，实际上已成为候选国。在这一阶段，该国应按照北约条件进行本国武装力量和政治体制改革。

离运动等“绝地反击”，俄罗斯似乎在这场危机中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但是，一次战斗或战役的成功，并不等于战略全局的成功。从与西方长期竞争的长时间周期看，俄罗斯的一些弱项和短板也将逐步显现。

其一，俄罗斯经济进入较长时间的低速增长已是大概率事件。国际金融危机对新兴经济体滞后传导现象已经逐步呈现，2013年，在国际油价平均上百美元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也只有1.3%的增长率，投资、内需等几个增长手段都已显乏力。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无疑将进一步加重经济增长的困难。“收复失地”可以制造民族主义兴奋点，却未必有助于重现当初的经济光芒。其中，对俄金融制裁的“隐性”杀伤力最大，将直接和间接地限制外资注入以及俄罗斯自有资本的国际运作空间。从目前情况看，普京在新一轮任期之初的经济发展目标已不可能实现，强军、民生等一些方面的具体指标至少也无法全部兑现。

能源一直是俄罗斯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主要手段，也是牵制欧洲对俄政策的重要外交工具。而页岩气革命不仅开始冲击俄罗斯全球油气龙头地位，而且可能弱化其油气外交杠杆的作用，也使欧盟加快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有了更加开阔的空间。

其二，欧亚联盟建设遭遇重大损失。无论乌克兰危机最后以何种方式划上句号，乌克兰都很难再将俄关系作为优先指向，克里米亚问题必然长期困扰两国关系。俄罗斯促使乌克兰参加欧亚联盟的努力已经失败。如同当年格鲁吉亚一样，在失去克里米亚后，乌克兰退出独联体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以多年来俄罗斯力争乌克兰成为自己盟国为考量指标，那么即使乌克兰未来实行“中立化”外交政策，也意味着俄罗斯在这场争斗中失分。

俄罗斯试图通过支持东部分离运动、倡导联邦制改革，牵制乌克兰未来政策走向的做法也可能导致并不符合其预期的后果：如果乌克兰东部持续混乱、甚至失控，出现俄罗斯上院主席马特维延科所说的“中东化”状况，^①将在

俄罗斯家门口营造出一个不稳定源，对其安全、经济和社会稳定未尝不是沉重的包袱。

其三，独联体一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感增加。乌克兰危机后，独联体大部分国家官方表态谨慎。除亚美尼亚对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表示支持、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做法表示理解外，其他国家都未明确支持俄罗斯。3月28日联大就克里米亚问题决议草案投票时，独联体四分五裂的状态充分表现出来。^②独联体许多国家的内部发展与乌克兰相似，在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都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同时，许多国家内部也有大量俄语居民，有的也在苏联时期有行政区划上的调整（如哈萨克斯坦），有的与邻国存在争议问题（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乌克兰危机后，这些国家感到了两方面的压力：一是保持政治稳定与防止“颜色革命”的压力，二是一旦国内局势发展或政策走向不如俄意，南奥塞梯或克里米亚模式是否重现的压力。许多独联体国家的反对派和非政府群体都纷纷散布反对与俄接近的言论，“俄罗斯对亲兄弟乌克兰都这样，对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这种情绪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政策。

结语

乌克兰危机肇始于国内分裂，又因外界介入而加剧和进一步复杂化，特别是卷入其中的几个重要国际力量把“对手意识”、“绝对安全诉求”等冷战对抗手段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应该说，所有参与其中的力量都负有相应的责任

^① 《马特维延科：乌克兰正在成为欧洲的中东》，“俄罗斯之声”2014年5月8日，http://radiovr.com.cn/news/2014_05_08/272119335/。

^② 对此决议投反对票的只有俄罗斯、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投弃权票的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投赞成票的是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不参加投票。已退出独联体的格鲁吉亚投赞成票。有意思的是，与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集体安全组织意见不一相反，独联体内离心倾向强烈的“古阿姆”集团对此态度一致。

且没有胜者。这场危机进一步印证了,当今世界许多冲突的产生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根源。在这种背景下,继续冷战时期形成的对立思维,继续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态度认知和处理此类复杂问题,不仅不能解释冲突的本原,而且无疑将加大矛盾的解决难度。

乌克兰危机是在多极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爆发和演化的,所反映和值得注意的问题也超出了危机本身。多极化将使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均衡,利益分配更加合理,有助于国际关系更加和谐。然而,乌克兰危机中的一些现象提醒人们,向多极化发展的进程是群雄逐鹿、战国纷争,还是平和、有序的权利重组?传统霸权体制当然侵害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但在向新秩序转换过程中的脱序同样有悖各国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在这个过程中“丛林法则”被视为优先选项,分割势力范围的做法抬头,不仅在既有国际体制中仍占有较多优势的西方国家更加借机恣意妄为,而且可能诱使一些国家和集团也进行效仿。其结果使国际规则在更大范围内失范,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国际秩序更加混乱。这将直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根

本利益,也可能使多极化遭到许多国家的质疑,并从反面使西方国家借机寻找固化霸权体制的理由。

乌克兰危机再次证明国际关系中一个定律:某一种政策和态度是对方政策和态度的反应,而这种政策和态度又刺激对手新的政策和态度,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如果双方都不克制,最后往往都把对方逼到死角,难以转圜。多极化发展当然会伴随各方博弈,独立行动的主要力量也会为自身利益积极竞争,但要避免战国乱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特别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力量能否保持战略克制、克服短期利益的诱惑;能否打破大国之间冲突、对抗这一历史宿命,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跳出霍布斯二元对立的旧框框。

本文作者:姜毅是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龙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级俄罗斯东欧中亚系博士研究生、中国新闻社国际部记者
责任编辑:周勤勤

Torn Ukraine: An Interac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iang Yi Wen Longjie

Abstract: The end of 2013 witnessed the Ukraine Crisis, a significant incident o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fter the Cold War, which resulted from Ukraine internal deep contradiction and social division, also from the fierce geopolitical contest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states. This Crisis has brought all responsible parties into all-loser, and has thrown Eastern Europe in opposition, posing new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multi polarization of the world.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kraine; Russia; western states